

厝边话仙

据说阿吉祖父做的烧卖全桃城首屈一指,听说有人吃到老还指非他做的不吃。阿吉的叔叔克绍箕裘,口碑也挺好。阿吉的父亲没干这门营生,手艺却学到家,年初燕子从香港回来,阿吉在外地,特意交代父亲亲自骑自行车驮着满城叫卖,养家糊口,后来迎合新潮支摊改行卖起东洋食品寿司,不再四处奔走,收入大概比贩肉饼丰厚。

燕子在家期间找了趟三毛没找着。三毛小时候酷似漫画家张乐平笔下《三毛流浪记》的主人公,绰号由此而来,家尊卖过肉饼,是用精面做皮,猪颈肉和葱头做馅,烤炉烘制的一种饼,饼皮撒了芝麻,焦香酥脆,惹人垂涎三尺。20世纪末叶自行车驮着满城叫卖,养家糊口,后来迎合新潮支摊改行卖起东洋食品寿司,不再四处奔走,收入大概比贩肉饼丰厚。

三毛十几二十年前意外摔断左腿,很消沉,从此沉溺于酒精不能自拔,也不愿帮手双亲的买卖,一度认为这人大抵就这样了。前阵子看了部

纪录片,有位陈女士的妹妹智障,脸部扭曲变形,陈女士说她妹妹:“会出生在这个家,我们一直认为她是天使,她在承担我们家所有现在活下来的人的苦难,不然她不会这个样子,她是替我们承担痛苦。”陈女士的想法令我震撼,在她面前,我就像鲁迅《一件小事》里那位穿皮袍的“先生”,被“榨出皮袍下面藏的‘小’的来”。

三毛、阿吉、燕子是我小学同学。燕子定居香港多年,油酒一杯家万里,常常怀念故乡故事,也常惦记家乡小吃。她记忆中的小吃都还有,只是现在做的人少了,变得很稀罕,她哥哥一口气买了六十个“带去广州慢慢吃”的金橘馒头,店铺在离县城几公里远的旧街街尾。冬米糕就剩两摊经营,因为“做起来很费工,又赚不到什么利润”,每天蒸的量不多,运气好才买得到。三毛家原先做的那种肉饼生意到现在仅存一家,卖主骑着摩托车满城转悠满城吆喝,风雨无阻,拼命保留了一丝古早味道。满煎

糕超过早上十点钟就告售罄,烧卖、扁食、润饼、麻糬、炸春卷、鼠柚龟、榜舍龟倒随时买得到,却总感觉口味大不如前。

文平说:“儿时兜里没钱,想吃无法实现。现在兜里有钱,想吃无法实现。”说的就是这番景象。更显现的是早些年县城主街有座三开间两落的古厝,有户人家在古厝庭院摆摊卖烧卖、水饺汤,鲜香可口,学生时代我想吃得攒好一阵子零花钱方能解馋。男摊主高度近视,大家都叫他“瞎子”,后来县城改造,“瞎子”的摊儿经搬移,最后搬到他的家中,那时我想吃已无须再等凑够钱,但得爬几层楼,嫌麻烦的缘故,我或许十有数百年没再去过,听闻“瞎子”烧卖、水饺滋味每况愈下今不如昔,更懒得爬楼了。

文平也是我小学同窗,一众同学里与我还算蛮常联络的,恐怕也数十年没见过面。毕业太久有些同学甚至失去音讯,人海茫茫不知何处寻,联系得到的



(CFP图)

平时也各有各忙,见个面跟买冬米糕一样,凭的是运气。光阴匆匆,浮生本若梦。燕子回家也像场梦,梦尚未醒又要启程香港,动身前夕,几位老同学相约为她送行,让她常回来,“宁恋本乡一捻土,莫爱他乡万两金”,趁着记忆中的那些小吃如今还吃得到买得着。燕子频频点头应允。下次回来,我要和燕子再去找三毛,转述陈女士那段关于天使的话给三毛听,然后去阿吉家吃令人“感动到想哭”的烧卖,看能不能吃回古早风味。



请把努力当成一种习惯,而不是三分钟热度。每一个你羡慕的收获,都是努力用心拼来的。



适度就好

□王南海

和爱人久未返乡,国庆假期回到故乡。回家吃地道家乡菜,是我的心愿,馋虫早就被勾出来,只等回家大快朵颐。

同学朋友闻之,热情相待回家三天,午餐、晚餐被安排得“密不透风”,有个同学非要请吃饭,排不上,干脆请我们吃当地特色早餐。及至宴席,必有五六人相陪,敬酒仪式也颇为讲究,并要连喝三杯,才能继续。而菜品更是把老家所有的特色美食,都一一呈上,且有朋友坐在一旁,细细地给你讲,这菜的由来、原料如何精挑细选,烹饪如何保留鲜度云云。一餐下来,受宠若惊,于是必要正襟危坐,适时寒暄。第一天下来,定是好奇满满,打卡各种美食,兴奋而雀跃,感觉自己的味蕾都在跳舞,肠胃也得到了极大的“犒劳”。

第二天,也还能坚持。而到了第三天,再去吃这种宴席时,我和爱人皆做苦相,把去吃大餐,作为一种“苦差”,肠胃已经不能消化了,眼看着体重“噌噌”上涨,我们面面相觑,思考着如何才能拒绝。可是感情难却,无法推托。

终于返家,熬上一锅南瓜粥,配上一碟小青菜,两个人吃得也不亦乐乎,纷纷感慨:“如果再那样吃下去,身体真不能消受。反而这家常便饭,吃起来最养人。”于是感慨,这饮食也要适度才行。偶尔的大餐让生活锦上添花,每天如是,则让人烦恼了。

我和爱人都喜欢旅行。在家久了,就向往远方和自由。每每即将出行的日子,都充满了无限憧憬和期待。仿佛远方就是一个戴着面纱的美女,充满迷人的微笑。

及至远行,才会出那句老话:“在家千日好,出门一日难。”我们喜欢自驾,尤其喜欢去西部。到了旅行旺季,一床难求。那天我们在青海的大柴旦,想去找一家客栈,却见小小的城市里,到处是寻找住宿的人。真的找到一家,却是男女混住的大通铺,让人看之咋舌,于是我们连夜开到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,在车里凑合了一夜,不知道下一餐会在哪里。

那时候,我们就开始想念家里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,可以“呼噜呼噜”地吃一大碗,躺在软软的沙发上,一边刷着手机,一边吃着美食。我思念妈妈包的馄饨,皮薄馅大,满口留香。每到我们返回在高速公路上驶向离家越来越近时,心仿佛就像是一根弹簧,走得越远,归家的心就越迫切。

生活,有张有弛才会有魅力。适度的忍耐可以让你走得更远;适度的自律可以让你更加自由;适度的冒险可以让你发现新的可能性;适度地打破舒适区,可以让人更快地成长;适度的幽默感,可以在社交场合,让你更受欢迎;适度的饮食让人更加健康;适度的感性可以让人领略更多的美好。

生活中,一切都要适度才好。

百姓纪事

第一台彩电

□李爱萍

前几天看了一部反映20世纪80年代老北京的电视剧:夏天的晚上,几十号左右舍挤在院子里,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,突然屏幕变成了一片雪花,拥有电视机的男主人立马让十几岁的小儿子爬到屋顶去转动天线,一会儿工夫电视又正常播放了,但很快又雪花满屏……如此反复,周而复始,小儿子早已不胜其烦,观众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,还在期待着后续的精彩。当时的娱乐活动在少之又少,拥有一台电视,对普通家庭来说,是一种奢望。

多么熟悉的场景,勾起了我对少年时代的回忆……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的时候,地处福建闽南的晋江,凭着“爱拼敢赢”的实干和侨乡优势,经济快速发展。村里的第一台彩电诞生在那个“汽配大王”家中,那家的女主人特别热情好客,我们去看电视,她总是把家里所有的凳子都搬出来,还会提前把石凳擦干净,以防凳子不够,偶尔也会拿些瓜子、花生招待大家,说她家小院水泄不通,一点也不夸张。然而她家有个儿子很势利,他总是把前面两三排让给他看顺眼或者巴结他的人坐,有一次他和我弟弟不知道什么事吵了起来,竟然放了狠话:“有本事别来我们家看电视!”

妈妈得知这事,没有责怪弟弟,也没有抱怨那家的儿子。她问我们:“你们希望咱们家有电视吗?”“当然!”我们姐弟几个异口同声、斩钉截铁地答道。

从那天起,攒钱买电视便成了我们家共同的目标,爸爸妈妈更加精打细算,力所能及地节约每一笔家庭开销。我们兄弟姐妹也自觉地加入攒钱的行列,利用寒暑假去工厂包装蜡烛,赚得了人生中的“第一桶金”……积少成多,不到一年,一台14寸的彩电赫

然摆在我们家的客厅里,爸爸还特意请木匠做了一个电视柜。这台彩电就像一位降生到我家的新生儿,备受宠爱——我掏出珍藏已久的手绢,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屏幕,一天要擦好多次,我一擦完,妈妈总要凑近电视,仔细地检查屏幕会不会被刮伤。弟弟年纪最小,却是大权在握,电视的开、关都是他说了算。自从实现了“彩电自由”,《霍元甲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海尔兄弟》以及四大名著改编成的电视连续剧……一个个熟悉的人物,丰富了我们的生活,开阔了我们的视野,伴随我们度过难忘的少年时代……

这个多元的时代,各种娱乐休闲方式层出不穷,带给我们无尽的精神享受,少年时代“追电视”的时光以及为了第一台彩电而齐心协力日子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,却深深地烙印在记忆深处。一生好强、爱面子的妈妈,用她的举动,让我们懂得了梦想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,延迟的满足更心安,更踏实!



(CFP图)



气味时光机

□重李

搬到城里后,回家乡的次数愈来愈少,慢慢地,家乡的味道便在脑海里淡了,淡得就像一杯反复冲泡的茶一样无色无味。小区楼下栽种的桂花相继绽放出茂盛的花骨朵,远远望去金黄一片,犹如一匹顺滑的金色丝绸。刮来一阵风,风席卷着桂花的香飘到鼻子里。味道浓郁,随着时间的消逝,那股气息也渐渐淡忘了。

桂花枝上站立几只喜鹊,桂花飘香。看着满地飘落的桂花,思绪如潮水一般涌上来。奶奶爱采桂花,将其清洗干净,放入透明玻璃瓶里,倒上一些医用酒精。放一段日子,桂花水便做好了。打开瓶盖,桂花味花露水便扑鼻而来。抹在身上,会有淡淡的桂花香,许久都未散去。被蚊虫叮咬时,擦在伤口上,不久便止痒了。这样的桂花水受人欢迎,奶奶会多做些售卖,售卖的钱会让我买些课外书和糖葫芦。

拿到新书后,我总爱把头埋在课本里,深吸一口气,闻到一丝一缕的木头香味。在那瞬间,我仿佛站在森林中,高耸的大树立立,飞鸟在密布的林间穿梭,发出啾啾的叫声。

新鲜出炉的糖葫芦飘着轻烟,将烟吸入鼻子里,能闻到冰糖的焦香,引得口水直流。在窗边趴着,左手翻着课外书,右手拿着糖葫芦。远处的桂花随风飘来,时光静谧、悄悄然。微风时常拂来,空气里铺满凉气,凉气夹杂着厚重的泥土味。下起细雨时,细雨如千万根针一样坠入凡间,停在树叶上,随即凝成水滴,跟着叶的经脉滑下来,融进大地里。屋外沙拉响,鼻子里是雨的沉闷和草木的甘香味。下雨的日子,我们一群孩童,爱到草

地里寻觅迷路的蜗牛,去河边摸索冲上岸的螺蛳。

雨中有我们的天地,气味儿组成漩涡,在脑海里不停回荡。

上小学时回家,路过附近的老街,有位留着长白胡子的老伯每天都会到田里焚烧秸秆。红火的光在田里持续照亮,天空笼罩了一层灰色烟雾,整个街道都是烟味,弄得我晕头转向。可那烟味并不让我厌倦或烦恼,因为每当我转身望着燃烧的秸秆时,我都能看到秸秆身后的深色群山还有昏黄的落日正缓缓下落,像幅水墨画,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回家后,奶奶会做我爱吃的豆腐脑或番茄炒蛋。因此,每当闻到烟味时,我总能想起那些愉快的日子,听见秸秆在火里蜷缩的沙沙声,还有奶奶在厨房碰撞的锅碗瓢盆的声音。

田野弥漫芳香,那是收获的味道,是喜悦的到来。大伙都说,站在无际的田野里,能闻到蜂蜜的清香,看到生命的壮阔。

镰刀砍向玉米秆,砍向稻穗时,田野是醇厚的。蟋蟀的叫声犹如海水此起彼伏,我们一群孩子会潜入草丛里,打探蟋蟀的动静。收获满满时,便升起火把,用木签串上蟋蟀,随它们在火里咔嚓作响,熟透了的蟋蟀表面黑灰,却浓香一片。入肚里时,会有饱腹感。夜晚来临时,我们的肚子便会咕咕叫,蹲在石坑上,享受着蟋蟀带给我们的“报复”。

儿时,每一股味道都有一段独属于它的故事。

后来长大成人,与朋友交谈中我才得知,闻见气味勾起回忆叫作“普鲁斯特效应”。长大后,闻见雨中的草木味,总感觉心里空荡荡,少了许多熟悉的东西。但足以庆幸的是,这些不同的味道,总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我最为准确的慰藉,让我能坐上时光机,回到不同的人生切点去。

麻辣人生

与落叶相拥

□游黄河

早年,老屋还在,奶奶也在,母亲也在。奶奶七十多岁,在家把饭煮好,等母亲从田里地里回来炒菜。我放学回来先去野外找点吃食。秋天里,吃的东西很多,单是红薯就足够吃饱肚子。不过,秋天里的我们,去找山上的野柿子、野杨桃吃,再不济也要爬上梨子树,摘挂在顶上的半个梨子吃。

奶奶喜欢打瞌睡。晚上十点多,吃了晚饭,她就靠在墙上,脸背着矮小的木窗子,身子靠着土墙半眯半睡。这时,母亲就把木窗关了,因为外面起风了,总有一两片叶子从窗子挤进来,落在高低不平的土地上,我捡起来看看,是屋子旁边那棵老树的叶子,叶子没有全黄,绿色还不肯褪去,不过叶柄有一半已经有些枯黑。

秋天夜里的风,让人听得清楚。一仗一仗的,特别是落在瓦上,好像一遍又一遍地落在上面打着,先是试探的如大雨点砸在瓦上,然后轰的一下,卷起了一层又一层“浪花”,等到它来劲的时候,好像要把屋顶上的瓦片都卷走一样,风褪去的时候,还嘶啦啦地带走了

落叶,我听到了落叶在瓦上拖过的声音。要是一阵小风吹来,就好像有一个人手上拿着很多树叶,然后对着树叶用手指弹奏,竟然有金属之声。

后来我住到小县城了,小县城里也是栽的高大的行道树。一到秋天,我骑自行车去单位,从城东到城西,秋天里的风从树顶上纵横,也有从树丛中钻到路上的,看着一缕风在前面,螺旋式的切起散落在地上的叶子,自行车经过的时候,树叶有的正好落到了我的脖子里,好像母亲粗糙的手,触摸到了我被刀砍过的伤口,粗糙而又温暖。

我喜欢在厚厚的树叶上走过,软绵绵的,而又有咔嚓的声音,就好像走在山林里。家乡有太多的山,前面后面都是大山,我们也喜欢钻进山里,山上厚厚的叶子,有一股腐烂之后的香味,你扒开叶子,有山蘑菇,有兰草,还有一些小小的动物藏着呢。

最有意思的是枣子树,要把熟了的枣子打下来,就要拿长长的竹篙,连着枣树的叶子一起打,站在地上的人,浑身都是枣子树叶,不过,你身子一

抖,小小的枣子树叶就落到地上了。有的时候我喜欢蹲在池塘边,静静地坐着池塘里的鱼,它们的胆子挺大,一些大鱼悄悄地在池塘边上寻找食物。一片两片叶子落在水面上,它们伸出头来,一下把叶子咬了下去,好半天,水面上一个又一个的漩涡,冲刷着土岸和岸边的水草。

秋天里的雨,是一种秋的点缀。奶奶和母亲还有邻居家的奶奶下雨的时候,就坐在屋门前的台阶上,有的时候雨飘上了台阶,有几滴溅落到了奶奶的黑衣上,奶奶用手摸了摸,叹息一声,我知道,她又在想着她远方的儿子了,儿子不也是离开母亲的一片落叶吗?



(CFP图)



养生

老婆最近学养生。昨天,她说吃火锅上火,让我买个西瓜给她调和一下。今天,她说吃西瓜寒凉了过头,要去吃火锅调和回来。

失主

甲:“今天捡了个钱包。”
乙:“你联系失主没?估计他都着急死了!”
甲:“联系了啊,我在钱包里找到失主电话,告诉他不用着急,再买一个就可以了!”

音乐课

音乐课上,老师提问说:“大家知道什么叫‘男高音’,什么叫‘男低音’吗?”
小明立马答道:“我爸爸教训我时,是男高音;爸爸被妈妈教训时,是男低音!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)